



“太阳朋克”视角下人与 AI 的未来

 演讲学者 / Francesco Verso

何为“太阳朋克”

我想在演讲的最初说一个挑战：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最深切的恐惧——AI 有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这种恐惧会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没法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应该跟新兴的智能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我是一个科幻作家，我每天都在想象尚未存在的未来——在那个世界里，技术与自然不是敌人，而是合作者；在那个社会里，智能不是武器或商品，而是一个共享的、不断进化的过程，参与者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生态系统和非人类的生命形式。

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下关于不同的人工智能愿景，也是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控制还有灾难的叙



事，它是可以走向我所称之为的“太阳朋克人工智能同志”的愿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叙事，我们用这些叙事来描述人工智能，但是它是被控制在两极之间。一方面我们是有技术性乌托邦的解决方案主义（techno-utopian solutionism），他们相信的是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气候变化、疾病问题、不平等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末日的景象也就是人工智能失控了，而且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和灭亡。这些故事看似对立，却共享一个致命的假设：即AI是外在于人类的东西，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不是与我们共同参与的事物。

这种框架催生了一种基于支配的伦理——例如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人类监督（human oversight）、风险缓解（risk mitigation）——然而，正是这些逻辑将我们带入了生态崩溃和社会不平等。

道家思想认为，我们越是想要试图给世界强加一种秩序，我们的阻力就越大，真正的和谐并不是来自于控制，而是来自于一种流动，就是适应性的流动。

因此，与其问如何控制AI，也许我们应该问如何与其共存并共同进化。这就是太阳朋克（solar punk）变得有用的地方。太阳朋克既是一种文学流派，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它想象这样一个未来：生态、技术和正义并非冲突，而是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它和赛博朋克那种非常阴森反乌托邦世界或者传统的科幻小说对于科技征服的这种迷恋是不同的，太阳朋克敢于提出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成功，不是说我们完美无缺，我们是非常务实的，我们去构建了一个宜居、公平、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到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逻辑可以用到AI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将它看成是救世主或者是威胁，而是应该看成我们再生的伙伴。

AI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取代我们，而是希望跟我们共存，然后是可以融入到我们季节性的节律当中，社会礼仪当中以及文化多样性当中。

在我的小说《奇美瑞德》（Chimeriade）中，我描述了一个位于罗马的名为“奥尔托利奥”（Ortoglio）的社区花园，在那里，AI传感器是支持而非主导人类活动的。

这些半自主系统并不追求产量最大化或强加外部的农业逻辑——它们倾听、适应，并与人类和土壤共同进化。它们追踪天气、养分，也关注当地庆典、祖先的周期以及代际相传的知识。AI不是凌驾于社区之上运作，而是与之协作。

这就是我所描述的从控制到生态进化的转变，它是一个生态学还有进化的融合体，同时也呼应了儒家“仁”的概念，也就是伦理根植于关系，而并非来自于支配。

类似的思想也出现在我的小说《漫游者》（The Roamers）中，一群人拒绝现代城市高度互联、算法化的基础设施。他们选择步行——字面意义上的行走——来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时间和新陈代谢。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科技，他们重新进行了编程，用AI驱动纳米机器人来把字节、



基因和原子进行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把身体内的新陈代谢效率提高。这些微观智能体降低卡路里摄入需求、减少食物浪费、最小化生物排放，拥抱了一种人类生理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迈向超人类逃避主义，而是对地球极限的新陈代谢适应。它使社区能够在保持活力、能动性和尊严的同时，缩小生态足迹。

因此，“太阳朋克 AI” 聚焦于共生创生（sympoiesis）与共同生成（mutual becoming）——由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概念，意为“共同创造”（making-with）和“共同进化”（co-evolving）。它们描述了生物体如何通过共享的纠缠学会共同生活。在这一愿景中，AI 并非一个孤立的智能体，而是复杂生命系统中的参与者。

另一个来自《奇美瑞德》的虚构例子是“祖拉利亚”（Zoolalia），一个将动物情感和声音翻译成人类语言的 AI。当人们听到猪或鸡说“我害怕”，或者猫或狗说“谢谢”时，某种深刻的变化发生了。牲畜与伴侣动物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结果呢？社会迅速转向了培育肉（cultivated meat）——正如书中所说：“吃掉一个会说你语言的生物更难了”。

有一个关键点，AI 不会强行施加道德，它揭示的是我们被训练去忽视的某种关系，所以说改变并非来自于强制，而是来自于认可和同理心，这个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转型的，必须要根植于我们的关注对话和关怀，而不是在一种抽象的规则或者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实践这个愿景呢？

第一，通过去中心化的 AI 合作社（decentralized AI cooperatives）：也就是说我们有社区开发和管理的系统，基于本地的数据进行训练，它是可以对于区域的需求进行回应，进行响应，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说 AI 专门为北京某一个特定的社区去进行设计，可以非常敏感感知当地的方言、风俗习惯，还有季节性的习俗，它不是那种远方发出的指令来控制，或者是把硅谷某个公司的价值观强加到你身上。就像 DeepSeek 这样的开源 AI，可以根据你的本地需求进行开发和定制。

第二个，发起一场慢 AI 运动（Slow AI movement）。如同“慢食运动”（Slow Food）。我来自于意大利，我们重视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我们希望 AI 能够更好尊重我们的生态时间，更加缓慢地进化，更加深入地思考，在行动前先倾听，要融入我们长期的伦理反思当中。

第三个，生物兼容性设计（biocompatible design）：受自然启发的 AI，我们有真菌网络，还有蚂蚁群落，还有蜜蜂群落，他们都是智能的群体，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在《奇美瑞德》中，发明了一种太阳能的雨伞，这个雨伞是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水分，同时也可以过滤水分，是用的嵌入式的传感器来存储水分，不是为了盈利的，是为了实现韧性和实用性。

最后，我们需要为 AI 建立文化操作系统（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s）。这意味着将原住民

智慧、女性主义认识论和非西方哲学融入智能系统的训练、设计和治理中。如果AI在道家和谐思想、安第斯“美好生活”（*buenvivir*）理念或非洲“乌班图”（*ubuntu*）精神下训练，它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方法并非是无要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智能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它始终具有一个情境性、具体性和关联性的，我们的伦理基础越多元化，我们的技术就会越有韧性而且越公正。

最后我还想跟各位分享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我们，而是AI能不能帮助我们来超越我们自己。不管是在伦理方面、生态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是如此，AI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剥削和不平等，还是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同情心和合作，这正是科幻推理小说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类似于一个伦理模拟器，尤其是在一个未来到来之前，我们可以进行测试，正如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远在阿西莫夫（*Asimov*）之前就警告我们的那样：没有关怀、没有爱、没有价值观而创造出的智能是无法真正服务于生命的。

当我在撰写这种跨物种对话和去中心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文章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倡导空洞的乌托邦，我想要构建的是一个未来的原形，我所设计的就是伦理更多的选项，这可能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AI的未来不必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它可以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y*），一个植根于文化、扎根于地域、并与地球边界相协调的智能生态。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构建反映我们恐惧的AI系统，或者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系统来反映我们最好的愿望和愿景，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机器，用机器来彼此监视，彼此榨取，彼此隔离，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个机器让我们再生，让我们连接，让我们治愈。

太阳朋克人工智能同志是呼吁我们要从指挥走向合作，从榨取走向关爱，从支配走向尊重所有的智能形态。因为归根到底，在每个人工智能的背后还有内部，都藏着人类的智慧。